



# 大寫金門文化歷史

## 《文化金門全紀錄》述介

李仕德 ◎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



文化金門全紀錄  
黃振良等著/金縣文化局  
9606/4冊/22公分  
300元/精裝附光碟片  
ISBN 9789860102291/673

金門縣文化局策劃製作的《文化金門全紀錄》叢書一套四本，蒐錄江柏煒、楊天厚、林麗寬合著《文化的載體：金門影像紀錄》；楊天厚、林麗寬合著《和諧的天地：金門古早醮儀文化》；黃振良著《無言的證人：金門戰地標語》以及黃振良、董群廉合著《和平的代價：金門戰地史蹟》四本著作。四書作者都是學有專長的教師，也是著作等身的金門資深文史工作者。這一套叢書也是金門縣文化局繼《金門文史叢書》、《金門鄉賢人物列傳叢刊》等系列叢書之後的再次文化出擊，與叢書同時發行的還有一套同名影音光碟，其大寫金門文化歷史，為金門留下文

字與影像的用心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以金門 150 平方公里的面積和五、六萬餘常住人口而言，僅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個不起眼的小島，然而島嶼以及島嶼居民卻以堅韌的生命力，承繼傳統又與時推進，呈現令人驚艷連連的文化百態，未悉是地理環境使然或是歷史的

偶然，上天在金門植下無數個驚嘆號。

以古代科考而言，金門島小人稀，然而科舉時代的金門卻是魁星高照，有一句諺語「無金不成同」，意即沒有金門，同安便不成為同安了，主因是金門籍出身的進士在同安縣所佔比例極高，明朝萬曆以降，金門籍進士四十餘人，以當時金門全島約略七萬人口，出產的進士比例之高令時人難於置信，此外所謂「開同進士」陳綱、號稱「開臺進士」鄭用錫和「開澎進士」蔡廷蘭，都是金門苗裔，當代人莫名所以，最後只能以「太武鍾英，浯洋毓秀」（太武指金門最高山太武山，金門舊稱浯洲，浯洋指金門洋面）或「靈怪異哉」帶過。

古代金門文人如此多采，現今的金門士人其實亦不遑多讓。數年前有一項統計，謂取得國內外博士學位金門學者接近兩百位，近年來國內大幅增設博士班，再加上留學國外者，其數目應不止兩百位。這些金門籍學者散落在國內外各大學和研究機構，其中任教於臺大的金門籍教授就不下十餘位，現任生命科學系系主任何國傑、外文系系主任劉克雅都是傑出的金門籍臺大教授。擔任過工學院院長的土木系教授楊永斌前次在臺大校長遴選時，曾獲得全校第一高票，惜在主管機關圈選時意外落選，雖未當上臺大校長，楊永斌教授的學術地位還是得到高度肯定，今年（2007）年奧地利國家科學院即頒授楊教授為海外院士，不但是臺灣第一，也是亞洲地區第一位學者獲此榮銜。

說起院士，不禁令人聯想到另外一位金門籍的生物化學家王應暉博士（1907-2001），王應暉出生於金門山后王家，早年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，17歲前往福州協和大學就讀，後轉往南京金陵大學化學系，1937年考取庚款獎學金前往英倫留學，1941年獲劍橋大學哲學博士，回國後歷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、中央研究院研究員，中共建政後，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，歷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等職務，為中國生物化學的奠基者之一，其領導的研究團隊曾完成世界首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，殊為可惜的是與1979年的諾貝爾獎擦身而過。除了中國科學院院士，王應暉另獲比利時皇家科學、文學與美術

學院的海外院士、匈牙利科學院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名譽院士。

科場以外，許多古代金門人馳騁疆場亦有傑出表現，清代不少金門人棄文就武，武將當中不乏總領兵權的提督或總兵，金門俗諺「九里三提督，百步一總兵」，即形容清代金門武將之盛，其實今日金門人之投筆從戎者，其表現不讓金門前賢，迄今為止，金門籍的中將便有4位，少將20位以上。

至於奔向蒼茫，向海借路的金門人亦有不俗事蹟。17世紀西人來到東方，他們最熟悉的是東南沿海的澳門、漳泉和舟山群島海域，早期西人所繪中國海圖的數量，除開香港澳門和臺灣，應數廈門和金門為多；荷蘭據臺，來臺捕烏魚兼作番產貿易的漢人，也以金門、小金門和廈門為多，早在荷蘭人抵臺築寨之前，小金門（烈嶼）人即已來到臺灣與當地的西拉雅族貿易，且「往往譯其語」，殆是最早懂得西拉雅族語言的漢人。

康熙平臺之後派遣杜臻巡視閩粵，杜臻即謂「烈嶼地皆斥鹵，島民航海為生，遠出澎湖東番，走死地如鶩。」荷蘭人興築熱蘭遮堡的磚塊不少就是由金門、小金門的漁船載運來臺。明鄭長期以金門和廈門為根據地，許多金門人即追隨鄭成功父子來臺，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在民國四十年代的〈安平採訪記〉云：「在安平的山仔頂，所見的纍纍墳墓，墓碑上所刻的地望以金門、烈嶼為最多，同安次之」都是早期金門人開闢臺灣的佐證。再者，明代最



早移入澎湖群島的十大姓氏，從金門移殖而來者便十有六七，臺灣漢人農業由澎湖開始，澎湖農業則由金門人移入，在在說明金門人是開闢臺澎的前鋒。

金門自來號稱僑鄉，明代即有金門人「寄寓琉球」，清代五口通商後，金門島民更是相率走向東洋和南洋，日本神戶復興號和長崎泰益號的第一代號主，都是在道光年間前往日本，後來也都發展成為當地著名的商號，其營業直至二戰因局勢不利而停歇。復興號王家於日本發跡後在故鄉起造大厝十八間（今金門山后民俗文化）供族人居住，泰益號經營的海產商圈遍及東亞和東南亞，1940年代之前，日本與臺灣的貿易，尤其是海產和中藥材的生意，第一把交椅可能是泰益號。至於前往南洋經商有成的金門人更不在少數，新加坡大華銀行集團主席黃祖耀，創辦馬來西亞最大綜合商業集團的楊忠禮機構創辦人楊忠禮，他們不是金門出生，便是第二代金門華裔，至今仍然熱心當地金門僑社，關注金門原鄉。

中央社金門特派員倪國炎曾報導金門有三多：樹多、路多，宗祠多。金門面積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，各姓宗祠就有一百六十二座之多，密度之高為臺灣地區之冠，尤其是蔡姓聚落瓊林村，以「七宗八祠」堪稱金門第一，瓊林之所以宗祠多，與其人才輩出有關，小小一個瓊林村，明清兩代出了6位進士，7位舉人，武將6人，為光宗耀祖，宗祠也就越蓋越多，高密度的宗祠多少寫出金門人的普遍

心理：慎終追遠，不辱先人之外，還要步武前賢，兀立在村落的宗祠除了呈現建築之美，衝向天際的燕尾似乎時時刻刻都在俯視著子子孫孫。

金門宗祠多，宮廟亦多，再加上民居建築，大致構成金門聚落的模樣，在這些屋簷下生活起居的百姓，少不得要為每天開門7件事煩惱，一年當中的節慶、祀典或科儀除了馨香一柱表達敬天法祖、謝天謝地的心意之外，酬神或賽會的高甲戲、南管，在沒有電視機的時代也是庶民生活的調劑，這些光影都是許多金門人記憶的一部份。

而戰爭，又為金門抹上另外一道痕跡。民國26年七七事變爆發，日本旋即於10月間佔領金門，許多金門人為躲避日軍向內地或南洋逃亡，及自民國38年國軍自大陸撤守，金門又歷經了古寧頭大戰和八二三炮戰等等戰火的洗刷，單打雙不打更是把金門長期鎖住成為前線和戰地。

民國38年初抵金門的國軍先是暫借民房安頓，祠堂或空屋容納不下，百姓住家的大廳亦成了營房。金門傳統的閩南式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建築，大廳在房子的後半截，裡頭擺設神龕，除了祭祖拜神，兼為飯廳和生活起居的場所，借住民居的軍人白天出操或構築工事，晚上就在大廳打地舖，而老百姓白天為顧三餐打拼，晚上就在廂房歇息，形成一個門牌兩套生活方式的特殊景象。軍民雜處，我家就是你家，村落幾乎就是半個軍營，軍隊為強化政治教育，除了政治課和精神講話，有形

的政治標語、國徽、隊徽亦開始在村落出現，民居的牆壁即是現成的底板，或用油漆刷，或用水泥敷，出現頻率最高的標語應該是「反攻大陸」、「反共抗俄」和「解救大陸同胞」等，在軍隊陸續撤出民宅回歸軍營後，這些不動如山的精神標語只是風化衰老，卻依然繼續停留在民居的牆壁上。

在兩岸氣氛緊張時期，駐守金門的軍隊在極盛時期達十萬人，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軍人數目多過老百姓的戰地生活風貌於焉浮現，放眼街上儘是著草綠色軍服的阿兵哥，為供應阿兵哥生活所需，街上或村落的雜貨店、撞球室、小吃店應運而生，修補鞋襪或洗軍服也是婦女賺取貼補家用的活兒。在戰地政務管制下，村落改為戰鬥村，民眾納編為自衛隊，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上受到若干的限制，單打雙不打的炮聲陪伴四五年級生的成長。但是隨著冷戰消解和兩岸關係的和緩，民國81年金門解除了戰地政務，近年來國軍在實施精實政策下，金門的煙哨味逐漸淡化，部隊逐步的裁撤，軍人走了，然碉堡、坑

道、軌條砦、防空洞和各種軍事據點依然散佈山間海岸，從前沿海岸線佈下的地雷至今還在設法清除當中，軍民一體的特殊戰地生活，連同沒有軍人據守的碉堡、坑道都成了那個時代的記號。

《文化金門全紀錄》四書記錄了前述事蹟的林林總總，在《金門影像紀錄》和《金門古早醮儀文化》兩書中，3位作者以文字和圖照描述金門人與土地的關係，為庶民百姓和曾經駐足島嶼的人們留住些許身影，《金門古早醮儀文化》一書中還蒐錄了金門少見的高甲戲歌詞，尤其難能可貴。《金門戰地史蹟》和《金門戰地標語》則在捕捉急速消失的戰地光影，許多戰地史蹟在有意無意間日漸荒蕪，在社會快速變遷的步調裡，也許再過若干年，金門百姓日常生活當中的節慶科儀，也許如同許多被拆解的軍事據點，雖不會馬上隨風飄散，但難免變調凋零，《文化金門全紀錄》叢書以及同名的影音光碟，其大寫金門文化歷史的企圖心令人喝采，唯既然號稱「全紀錄」，吾人自然期待還有續輯、三輯，甚至無數輯。📖